

世界名诗大系

卞之琳诗选

卞之琳著

抚琴居制作



第 一 辑

(1930—1932)

记 录

现在又到了灯亮的时候，
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
倒象清醒了，伸一个懒腰，
挣脱了多么沉重的白日梦。

从远处送来了一声“晚报！”
我吃了一惊，移乱了脚步，
丢开了一片皱折的白纸：
去吧，我这个一天的记录！

傍 晚

倚着西山的夕阳，
站着要倒的庙墙，
对望着：想要说些什么呢？
怎又不说呢？

驮着老汉的瘦驴
匆忙的赶回家去，
蹄儿敲打着道儿——
枯涩的调儿！

半空里哇的一声，
一只乌鸦从树顶
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
依旧息下了。

寒 夜

一炉火。一屋灯光。

老陈捧着个茶杯，
对面坐的是老张。

老张衔着个烟卷。

老陈喝完了热水。
他们(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烟飘荡的

消着，又(象带着醉)
看着煤块黄亮的
烧着，他们是昏昏

沉沉的，象已半睡…
哪来的一句钟声？

又一下，再来一下…

什么，有人在院内
跑着：“下雪了，真大！”

一个闲人

太阳偏在西南的时候，
一个手叉在背后的闲人
在街路旁边，深一脚，浅一脚，
一步步踩着柔软的沙尘。

沙尘上脚印也不算太少，
长的短的尖的都有。
一个人赶了过去又一个，
他不管，尽是低着头，低着头。

啊哈，你看他的手里
这两颗小核桃，多么滑亮，
轧轧的轧轧的磨着，磨着…
唉！磨掉了多少时光？

一个和尚

一天的钟儿撞过了又一天，
和尚做着苍白的深梦：
过去多少年留下的影踪
在他的记忆里就只是一片
破殿里到处迷漫的香烟，
悲哀的残骸依旧在香炉中
伴着善男信女的苦衷，
厌倦也永远在佛经中蜿蜒。

昏沉沉的，梦话又沸涌出了嘴，
他的头儿又和木鱼儿应对，
头儿木鱼儿一样空，一样重；
一声一声的，催眠了山和水，
山水在暮霭里懒洋洋的睡，
他又算撞过了白天的丧钟。

影 子

一秋天，唉，我常常觉得
身边象丢了件什么东西，
使我更寂寞了：是个影子，
是的，丢在那江南的田野中，
虽是瘦长点，你知道，那就是
老跟着你在斜阳下徘徊的。

现在寒夜了，炉边的墙上
有个影子陪着我发呆：
也沉默，也低头，到底是知己呵！
虽是神情恍惚些，我以为，
这是你暗里打发来的，远迢迢，
远迢迢的到这古城里来的。

我也想送个影子给你呢，
奈早已不清楚了：你是在哪儿。

1930

投

独自在山坡上，
小孩儿，我见你
一边走一边唱，
都厌了，随地
捡一块小石头
向山谷一投。

说不定有人，
小孩儿，曾把你
(也不爱也不憎)
好玩的捡起，
象一块小石头，
向尘世一投。

长 途

一条白热的长途
伸向旷野的边上，
象一条重的扁担
压上挑夫的肩膀。

几丝持续的蝉声
牵住西去的太阳，
晒得垂头的杨柳
呕也呕不出哀伤。

快点儿走吧，快走，
那边有卖酸梅汤，
去到那绿荫底下，
喝一杯再乘乘凉。

几丝持续的蝉声
牵住西去的太阳，
晒得垂头的杨柳
呕也呕不出哀伤。

暂时休息一下吧，
这儿好让我们躺，
可是静也静不下，
又不能不向前望。

一条白热的长途
伸向旷野的边上，
象一条重的扁担
压上挑夫的肩膀。

酸 梅 汤

可不是？你这几杯酸梅汤
只怕没有人要喝了，我想，
你得带回家去，到明天
下午再来吧；不过一年
到底过了半了，快又是
就在这儿街边上，摆些柿，
摆些花生的时候了。哦，
今年这儿的柿子，一颗颗
想必还是那么红，那么肿，
花生就和去年的总是同
一样黄瘪，一样瘦。我问你，
(老头儿，倒象生谁的气，
怎么你老不作声？)你说，
有什么不同吗？哈，不错，
只有你头上倒是在变，
一年比一年白了。…你看，
树叶掉在你杯里了。——哈哈，
老李，你也醒了。树荫下
睡睡觉可真有趣；你再睡
半天，保你有树叶作被。——
哪儿去，先生，要车不要？

不理我，谁也不理我！好，
走吧。…这儿倒有一大枚^①，
喝掉它！得，老头儿，来一杯。
今年再喝一杯酸梅汤，
最后一杯了。…啊哟，好凉！

1931

① 当时北平单铜板(十分钱)已少见，通用双铜板，叫“大枚”。

叫 卖

可怜门里那小孩，
妈妈不准他出来。
让我来再喊两声：
 小玩艺儿，
 好玩艺儿！…
唉！又叫人哭一阵。

过节

叫我哪儿还得了这许多，
你来要账，他也来要账！
门上一阵响，又一阵响。
账条吗，别在桌子上笑我，
反正也经不起一把烈火。
管他！到后院去看月亮。①

① 旧俗中秋是赏月佳节，也是店铺结账、讨账时节。

苦 雨

茶馆老王懒得没开门；
小周躲在屋檐下等候，
隔了空洋车一排檐溜。
一把伞拖来了一个老人：
“早啊，今天还想卖烧饼？”
“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

西 长 安 街

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树的，树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撑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墙上，晚照里的红墙上，
红墙也很长，墙外的蓝天，
北方的蓝天也很长，很长。
啊！老人家，这道儿你一定
觉得是长的，这冬天的日子
也觉得长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来了，真不妨
一路上谈谈话，谈谈话儿呢。
可是我们却一声不响，
只跟着，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①…

走了多少年了，
这些影子，这些长影子？
前进又前进，又前进又前进，
到了旷野上，开出长城去？
仿佛有马号，一大队骑兵

① 第一段作于二年前(1930)初冬，本独立为一首，留此续作前，作为回忆。

在前进，面对着一大轮朝阳，
朝阳是每个人的红脸，马蹄
扬起了金尘，十丈高，二十丈——
什么也没有，我依然在街边，
也不见旧日的老人，两三个
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
(这是司令部？从前的什么府？)
他们象墓碑直立在那里，
不作声，不谈话，还思念乡土，
东北天底下的乡土？一定的！
可是这时候想也是徒然，
纵然想起这时候敌人的
几匹战马到家园的井旁
去喝水了，这时候一群家鸡
到高粱田里去徬徨了，也想
哪儿是暂时的住家呢。拍拍！
什么？枪声！打哪儿来的？
土枪声！自家的！不怕，不怕！…
可是蟋蟀声早已浸透了
青纱帐，青纱帐早已褪色了！
你想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明天再想吧，这时候只好
不作声，不谈话。低下头来吧。
看汽车掠过长街的柏油道，
多“摩登”，多舒服！尽管威风
可哪儿比得上从前的大旗

红日下展出满脸的笑容！
如果不相信，可以问前头
那三座大红门，如今怅望着
秋阳了。

唔，夕阳下我有
一个老朋友，他是在一所
更古老的城里，这时候怎样了？
说不定从一条荒街上走过，
伴着斜斜的淡淡的长影子？
告诉我你新到长安的印象吧，
（我身边仿佛有你的影子）
朋友，我们不要学老人，
谈谈话儿吧。…

九月十一日

一块破船片

潮来了，浪花捧给她
一块破船片。

不说话，
她又在崖石上坐定，
让夕阳把她的发影
描上破船片。

她许久
才又望大海的尽头，
不见了刚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只好送还
破船片

给大海漂去。

十月八日

几 个 人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了一口灰象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象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十月十五日

路 过 居

路过居在什么地方
你们问也不容易问到，
路过的很多，
却不大有人留心到
门上
一块满面云雾的木匾，
虽然它一定看过
几代人走过了。

大家只知道，
一条并不大
也并不荒凉的街上
有一家小茶馆：

一所小屋四个洞，
长的一个象嘴，
常常吸进拭汗水的，
吐出伸懒腰的；
方的三个象眼睛，
常常露出几个半身。

店主是谁
也不容易看出来，
里头的汉子
打扮
差不多全是一样，
衣服
也差不多全是一样
穿的蓝粗布，
到夏天
谁也赤膊；
而且有时候要水
这个去
那个也去
自动拿开壶。

他们平常是喝茶，
一边谈话；
有时候谈得
伸出大拳头捶桌子，
有时候大笑
直笑得坐也坐不稳了，
叫板凳也跳了，
一碗茶泼倒了，
泼到了谁脚上了，
那么骂，那么打，
打过了又哈哈的笑了；

有时候有人拉胡琴，
几个人围着他，要他唱，
他要唱又不唱了。

有时候也冷清清，
也许有一个年老的
抽旱烟，
喷出一口烟
又哼出一声长叹，
窗前
有一张《白话实事报》
被一阵怪风赶走了
追一片黄叶。

到黄昏
这儿也用电灯，
但只有一盏
而且很暗，
初看总以为
是仍然用油灯，
不过比别家小铺子
点得久。

在晚上
十一点光景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

有人在这儿
唱京调——
独自从市场回来的，
来得正好，你听：
“一马离了
西凉界…”

墙 头 草

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十月十九日(1932)

第 二 辑

(1933—1935)

古 镇 的 梦

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锣，
夜里是梆子。

敲不破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

敲沉了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

“三更了，你听哪，
毛儿的爸爸，^①
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觉，
老在梦里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过桥，
敲锣的又过桥，
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① 戏用废名早期短篇小说的一个篇名。

古城的心

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在晚上七点钟的市场
(这还算是这座古城的心呢。)

难怪小伙子要打瞌睡了，
看电灯也已经睡眼朦胧。

铺面里无人过问的陈货，
来自东京的，来自上海的，
也哀伤自己的沦落吧？——

一个异乡人走过也许会想。

得，得，得了，有大鼓！
大鼓是市场的微弱的悸动。

保定，十月二十七日(1933)

春 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鸢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①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你哪
京都！^②——

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
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
还给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住，这实在没有什么；
那才是胡闹（可恨，可恨）：
黄毛风搅弄大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飞，飞，飞，飞，飞，
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
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
扑到你的窗口，喷你一口，

① 仿佛记得厨川白村说过北京似马德里。

② 因想到我们当时的“善邻”而随便扯到，其实京都的天并不甚蓝，1935年在那里住了以后才知道。

扑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弹——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
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

“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有什么好笑，
歇斯底里，懂不懂，歇斯底里！
悲哉，悲哉！
真悲哉，小孩子也学老头子，
别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风筝，
他也会“想起了当年事…”
悲哉，听满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归去也，归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那才是胡闹，对不住；且看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昨儿天气才真是糟呢，
老方到春来就怨天，昨儿更骂天
黄黄的压在头顶上象大坟，
老崔说看来势真有点不祥，你看
漫天的土吧，说不定一夜睡了
就从此不见天日，要待多少年后
后世人的发掘吧，可是
今儿天气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树也坐了独轮车游春，^①
春完了又可以红纱灯下看牡丹。
(他们这时候正看樱花吧?)
天上是鸽铃声——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
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
决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① 北平春天街头常见为豪门送花的独轮车。

道 旁

家驮在身上象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骄傲于被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①
象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回来的哥哥的行篋。

显龙山，八月四日(1934)

① 北京旧时土语把留声机或唱机叫“话匣子”；滔滔不绝的讲话，也叫“开话匣”。

距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①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②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③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④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⑤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⑥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⑦

一月九日

-
- ① 1934年12月26日《大公报》国际新闻版伦敦25日路透电：“两星期前索佛克业余天文学家发现北方大力景座中出现一新星，兹据哈华德观象台纪称，近两日内该星异常光明，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云”。这里涉及时空的相对关系。
- ② “寄来的风景”当然是指“寄来的风景片”。这里涉及实体与表象的关系。
- ③ 这行是来访友人（即末行的“友人”）将来前的内心独白，语调戏拟我国旧戏的台白。
- ④ 本行和下一行是本篇说话人（用第一人称的）进入的梦境。

- ⑤ 1934年12月28日《大公报》的《史地周刊》上《王同春开发河套讯》：“夜中驱驰旷野，偶然不辨在什么地方，只消抓一把土向灯一瞧就知道到了哪里了。”
- ⑥ 《聊斋志异》的《白莲教》篇：“白莲教某者山西人也，忘其姓名，某一日，将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嘱门人坐守，戒勿启视。去后，门人启之。视盆贮清水，水上编草为舟，帆橈具焉。异而拨以指，随手倾侧，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师来，怒责‘何违我命！’门人力白其无。师曰，‘适海中舟覆，何得欺我！’”这里从幻想的形象中涉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
- ⑦ 这里涉及存在与觉识的关系。但整诗并非讲哲理，也不是表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采取近似我国一折旧戏的结构方式。

旧元夜遐思

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
莫掀帏望远吧，如不想自鉴。
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
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

“我不能陪你听我的鼾声”
是利刃，可是劈不开水涡：
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
独醒者放下屠刀来为你们祝福。

尺 八

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象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六月十九日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十月

寂 寞

乡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一只蝓蝓；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慕
墓草做蝓蝓的家园；
如今他死了三小时，
夜明表还不曾休止。

十月二十六日

音 尘

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
就按在住户的心上：
是游过黄海来的鱼？
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
“翻开地图看，”远人说。
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条虚线旁那个小黑点。
如果那是金黄的一点，
如果我的坐椅是泰山顶，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
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十月二十六日(1935)

第 三 辑

(1937)

第一盏灯

鸟吞小石子可以磨食品。
兽畏火。人养火，乃有文明。
与太阳同起同睡的有福了，
可是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

候 鸟 问 题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你们去分吧。我要走。
让白鸽带铃在头顶上绕三圈——
可是骆驼铃远了，你听。
抽陀螺挽你，放风筝牵你，
叫纸鹰、纸燕、纸雄鸡三只四只
飞上天——上天可是迎南来雁？
而且我可是哪些孩子们的玩具？
且上图书馆借一本《候鸟问题》。
且说你赞成呢还是反对
飞机不得经市空的新禁令？
我的思绪象小蜘蛛骑的游丝
系我适足以飘我。我要走。
等到了别处以后再管吧：
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
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
空在屋顶上伸着两臂
抓不到想要的远方的音波！

半 岛

半岛是大陆的纤手，
遥指海上的三神山。
小楼已有了三面水
可看而不可饮的。
一脉泉乃涌到庭心，
人迹仍描到门前。
昨夜里一点宝石
你望见的就是这里。
用窗帘藏却大海吧，
怕来客又遥望出帆。

三 月

雨 同 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五 月

无 题 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三 月

无 题 二

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
一室的沉默痴念着点金指，
门上一声响，你来得正对！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

无 题 三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沾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无 题 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昨夜付一片轻喟，
今朝收两朵微笑，
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
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四 月

无 题 五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①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① 古人有云：“无之以为用。”

白 螺 壳

空灵的白螺壳，你，
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掌心里波涛汹涌，
我感叹你的神工，
你的慧心啊，大海，
你细到可以穿珠！
我也不禁要惊呼：
“你这个洁癖啊，唉！”

请看这一湖烟雨
水一样把我浸透，
象浸透一片鸟羽。
我仿佛一所小楼，
风穿过，柳絮穿过，
燕子穿过象穿梭，
楼中也许有珍本，
书页给银鱼穿织，
从爱字通到哀字——
出脱空华不就成了！

玲珑吗，白螺壳，我？
大海送我到海滩，
万一落到人掌握，
愿得原始人喜欢：
换一只山羊还差
三十分之二十八；
倒是值一只蟠桃。
怕叫多思者想起：
空灵的白螺壳，你
卷起了我的愁潮——

我梦见你的阑珊：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黄色还诸小鸡雏，
青色还诸小碧梧，
玫瑰色还诸玫瑰，
可是你回顾道旁，
柔嫩的蔷薇刺上
还挂着你的宿泪。

淘 气

淘气的孩子，有办法：
叫游鱼啮你的素足，
叫黄鹂啄你的指甲，
野蔷薇牵你的衣角…

白蝴蝶最懂色香味
寻访你午睡的口脂。
我窥候你渴饮泉水
取笑你吻了你自己。

我这八阵图好不好？
你笑笑，可有点不妙，
我知道你还有花样——

哈哈！到底算谁胜利？
你在我对面的墙上
写下了“我真是淘气”。^①

① 旧时顽童往往在墙上写“我是乌龟”之类，使行人读了上当。

灯 虫

可怜以浮华为食品，
小蠓虫在灯下纷坠，
不甘淡如水，还要醉，
而抛下露养的青身。

多少艘艨艟一齐发，
白帆篷拜倒于风涛，
英雄们求的金羊毛
终成了海伦的秀发。

赞美吧，芸芸的醉仙
光明下得了梦死地，
也画了佛顶的圆圈！

晓梦后看明窗净几，
待我来把你们吹空
象风扫满阶的落红。

五月(1937)

关 于 本 书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抚琴居”制作出品。“抚琴居”是世界名诗欣赏的专门站点，致力于为诗歌读者搜集一份精华文本，为诗歌作者提供一种有益借鉴。

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前提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您不能将其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并在征得原作者同意后方可继续您的行为。如果您未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抚琴居”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

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诗歌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诗集，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

如果您阅读本书感到喜爱，建议您购买原版图书以支持您喜爱的作家。

欢迎访问“抚琴居”以获得更多的诗歌信息。

网站地址：<http://fuqinju.126.com>

联系邮箱：fuqinju@263.net